

客栈晨曦

张仲景仍在继续按摩，并吩咐客栈主人去熬一碗桂枝汤，端一碗粥来。小伙子虚弱地呼吸着，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不安地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又闭上了双眼，眼角渗出一行行泪水。过了一会儿，桂枝汤和稀粥都端来了，张仲景慢慢地喂着小伙子。

小伙子完全清醒后，一位嘴快的中年男子争着告诉他：“是这位张先生救活了你。你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要寻短见呢？”

在大家的追问下，这小伙子呜呜咽咽地述说了他自杀的原因：他家住淇水边，靠打鱼为生。去年发洪水，他大哥大嫂的小木船被大浪冲翻，双双葬身水底。老父亲哭瞎了眼，老母亲瘫倒在床，全家就只有靠他挣钱糊口了。但他苦苦挣扎，也难以养活父母。不得已，他千求万请地借了点钱，想出来做点买卖。哪知昨天刚到修武县，他逛市场时，本钱就被人偷去了。他当时哭得死去活来，围观的人一个个说着同情的话，摇摇头离开了。他丧魂落魄地回

到小客栈，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。晚上，他越想越伤心，这下拿什么去还债？又怎能把这件事告诉父母？以后又用什么来供养父母？甚至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啊！绝望之下，他恍恍惚惚地出了客栈，解下一根拴马的绳子，就走上了自寻短见的路。

小伙子流泪说完经过，周围的人全都沉默了，有的陪着流泪。张仲景将小伙子扶着靠墙坐下，劝导说：“你想方设法供养父母，是在尽孝道，你做得对；但你这样去寻了短见，你父母已失去了大儿子，又失去你，不是更伤心更活不成了吗？你这样就是不孝了啊！”

“我现在是死也不行，活也为难，你们叫我怎么办啊？”小伙子悲悲切切地说。

“我这里还有一点钱，你拿去做回家的路费吧。”张仲景将洛阳两位老师赠送的钱分了部分给小伙子。

围观的群众看见张仲景救活

或少地送物送钱给小伙子。小伙子不知如何感谢才好，愣了一会儿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向张仲景和众人直磕头。张仲景连忙扶起小伙子，说道：“我要去的地方正好要路经淇水，我俩就结伴而行吧，顺便还可替你父母看看病。”说完，就搀扶着小伙子回客栈休息去了。当天下午，修武县城的病人纷纷到客栈请张仲景看病开处方，张仲景不顾劳累，尽心尽意地诊治，他将收到的钱和物又分了一半给小伙子。第二天，两人一起动身走了。

这件事像清风一样传播开去，黄河两岸，渐渐知道了张仲景的美名，有的人赞扬他“起死回生”的医术，有的人夸奖他助人尽孝道的义举。

时隔多年后，张仲景将抢救自缢者的方法写进了他的医书里，这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人工呼吸方法。（摘自《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张仲景》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，有删节）

急诊

母亲生日在立冬后，今年我提前结束外地工作，驱车回乡下。

推开老屋门，洗衣粉的气味与炒青菜的油香缠在一起，这才是“家”的味道。母亲在灶台边忙碌，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发间，时光仿佛静止。

乡下夜晚极静，我裹着母亲晒过的棉被，呼吸着阳光的暖意——这是多年习惯，借此安放对父亲的思念。

迷迷糊糊间，听见母亲微弱的呼唤，睁眼便见她弓腰捂腹、脸色苍白，汗珠直淌。我赤脚下床扶住她，指尖触到她冰凉的身体与紧绷的腹部，满心后怕：母亲近古稀，此前说左腿风湿、血压偏高，我竟只叮嘱她要按时吃药。

凌晨一点半，我急忙致电村医树人叔。他赶来检查后神色凝重：“嫂子可能是急性阑尾炎或胆结石，得马上去县城医院才行。”联系妻子接应、叫出租车，五叔执意陪我同行。

扶母亲上车时，她靠在我肩头，呼吸颤抖，我拉着母亲微凉的双手使劲搓着。漆黑的窗外，9年前父亲离世的画面涌上心头：那年倒春寒，父亲突发脑溢血，送到医院时已回天乏术。我给父亲洗脚，才触到他布满裂口的粗糙脚掌；穿寿衣时，才发觉他早已不似记忆中高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洗脚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车子在疾驰，8岁那年的深夜又撞进我脑海：我急性阑尾炎发作，父亲背我跑十八里山路去卫生院，母亲提煤油灯紧随，灯光照亮石板路，脚步声与喘息声刻进我脑海里，我一直记得那个深夜的场景。那时我是被护在羽翼下的孩子，如今年迈的母亲需要我守护了。

凌晨两点多的县城医院，我扶着母亲穿梭于各科室。保安帮忙叫醒医生，CT、B超、化验一路奔忙，看着她虚弱地躺上检查床，心像被针扎。父亲在此离去的恐惧翻涌，可我只能咬牙坚持。直到母亲挂上吊瓶，检查结果显示为急性胆囊结石，需要进行手术，主治医生对我说“难度不大”，我紧绷的神经才松弛，眼眶却红了。

后来才知，母亲是累倒的。本来她和我们一起住在县城，初春她执意回乡下种菜园，说“你们回来能吃新鲜的蔬菜”；霜降后挖红薯、磨薯浆，连续忙几天受了风寒导致的。

农村老人总闲不住，年迈仍想为儿女多做些。看着好转的母亲，我决定不再去外地工作了——这些年奔波谋生，以为多挣钱能让父母好，却忘了他们最需陪伴。父亲的遗憾，不能再落在母亲身上。

从前读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”，只当是一句寻常的感慨；直到母亲这次突发的急诊，我才懂了，所谓来处，是不管走多远都要回来的港湾，是不管到了多大年纪都有人牵挂的踏实，这一切，都是父母用一生的爱，为我们撑起的那片天。

聂超群（湖南 娄底）

承岐黄薪火
扬中医文化

近日，邵阳市洞口县人民医院在县城雪峰广场开展中医药惠民义诊活动，免费为居民提供“望闻问切”四诊合参、耳穴压豆、耳尖放血、针灸、艾灸等中医特色服务，将优质医疗服务与健康关怀送到群众“家门口”。图为中医科护士长曾美容在为居民发放自制健脾祛湿安眠中药香囊。

通讯员 龙莉平 摄影报道



运动康复：裂缝中的光

2023年，我17岁，生命像一张拉满的弓，弦上搭着的，是一支名为“高考”的箭。

变故，是在一个寻常的薄暮时分来的。尖锐的刹车声，玻璃碎裂的嘶鸣，然后是巨大的黑暗。再醒来时，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——病房墙壁那种刺目的、了无生气的白。痛楚是后来才慢慢苏醒的，像无数细小的、烧红了

的针，从四肢百骸深处扎出来。病例上赫然写着：腰椎、肘关节、双侧桡骨、股骨、腓骨……每一个后面都附着“骨折”两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字。医生语气出奇的平静：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走路。”

很长是多长？会错过高考吗？这些问题在我喉咙里打转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万念俱灰。

康复治疗从最简单的动作开始。“今天的目标是抬起手臂，五厘米。”吴医生的声音温和而坚

定。我咬紧牙关，调动全身的力气，汗水顺着鬓角流下，可那只属于我却又不听使唤的手臂纹丝不动。

日复一日，病房成了我全部的世界。最初的狂躁与绝望过去后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深的、黏稠的倦怠。

那一天，吴医生推着我的轮椅来到了康复大厅的窗边。“看见那棵树了吗？”他指着窗外一棵枝干扭曲的老树，“它去年被雷劈中，都以为活不成了。现在，你看——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在那焦黑的裂痕旁，嫩绿的新芽正倔强地探出头来。

“子杰呀，生命有自己的智慧，它知道如何在 imperfect 中找到新的出路。”吴医生如是说。

那天之后，我不再把康复视为惩罚，而是当作一场新的学习。学习如何与这具受伤的身体和解，努力推开走向健康的那一扇门。

我开始注意到其他病友——因中风而重新学走路的老爷爷，失去一条腿却依然笑呵呵的快递小哥，因意外烧伤却坚持来做复健的女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，我们成了彼此无声的见证者。

大半年后，我第一次靠着助行器站了起来。双腿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，全身的重量压在腋下的支架上，疼痛如电流般窜过脊背。但当我从站立的高度重新看这个世界时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医生说我的康复是个奇迹。但我知道，奇迹的另一个名字叫“坚持”。就像种子在岩石的裂缝中发芽，只要有那一道透进来的阳光，就会有生的希望。

窗外，那棵老树的伤痕被新绿温柔地覆盖。而我也迎来新生，我将坚定地走向那不一定完美却足够宽广的未来。

张子杰（湖南 张家界）